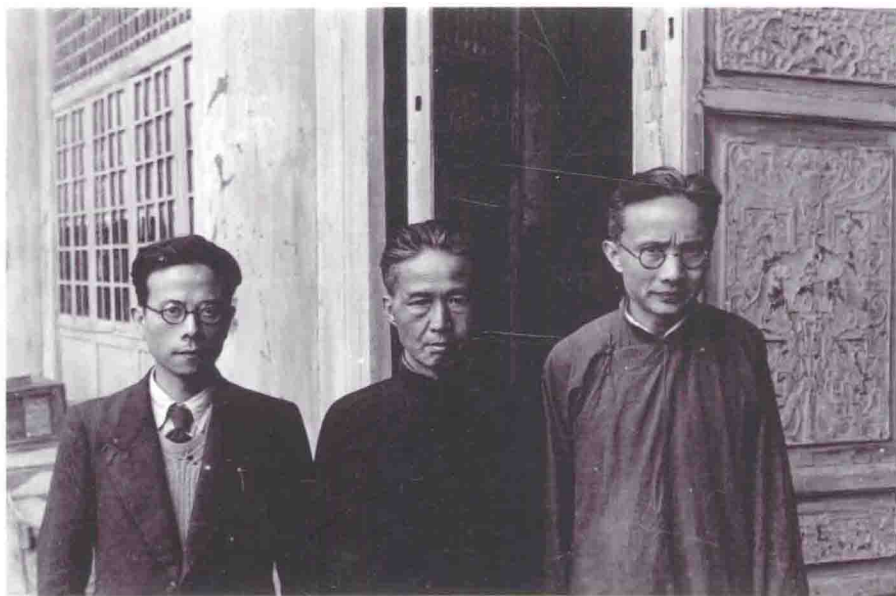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乐山遇上珞珈山

老武大西迁往事

张在军 著

堪比西南联大的西迁办学
乐山八年，是国难的八年，
抗争与锤炼的八年
老武大人的炼狱与辉煌
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传



当乐山
遇上珞珈山

张在军 著

老武大西迁往事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当乐山遇上珞珈山: 老武大西迁往事 / 张在军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645-7

I. ①当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武汉大学—校史—民国 IV. ①G649.286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9797 号

书 名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: 老武大西迁往事

著 者 张在军

责 任 编 辑 王宏波

责 任 校 对 张松寿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9.25

字 数 27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645-7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 言

一部鲜活的武大乐山史

徐正榜

我的案头堆放着尚未谋面的张在军先生已出版的三本书：《花香笔不香》、《苦难与辉煌》、《坚守与薪传》，还有一部《老武大西迁往事》书稿。这四部书稿，摞起来足有半尺高，其内容全是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，其文笔之老到、描写之精细、气势之恢宏、脉络之清晰、事例之典范、史料之翔实，可谓一部完整而鲜活的武大乐山信史。当初拜读其《花香笔不香》时，还以为他是武大校友，后来才得知他与武大没有丝毫瓜葛，纯属一介儒商。乐山人王建先生评价说：“六年辛苦非寻常，心血凝成武大情。本是当地一责任，玉成竟是异乡人！”作为武大人，尤其是作为研究武大历史的人，面对他厚厚的四大本武大乐山八年史，只有六个字：敬佩、汗颜、感激！

一个与武大毫无瓜葛的儒商，为什么要写武大乐山史？为什么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？读罢张在军先生的书稿后，不得不思考这两个为什么？

张在军先生为何要写武大乐山史？据他本人说“纯属鬼使神差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出生于“鱼米之乡”——湖北京山的他，美专毕业后在一个镇文化站工作，因不甘心成天在围墙上刷标语和下乡放坝坝电影，便靠一支圆珠笔、一本方格纸，开始走上卖文生活。从县报到市报，从省报到《人民日报》都有他的文章，因出色的文字功底还被当地党委宣传、组织、纪律检查部门借调。1997年，二十五岁时本可以走上官场

之路的他，却怀揣辛苦积攒的一千五百元稿费辞职下海，在深圳的一家工艺厂当工人，在蒸笼般的车间里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，晚上经常加班。“不当画家当作家”的他毅然离开工艺厂后，因找工作心切，又曾几次进过“黑工厂”，既拿不到工资，还说他欠工厂的钱。因无住所，荒废的工地、五元一晚的录像厅他都住过。此后，因良好的美术和文字功底，被一家电脑厂招聘为设计师。2000年7月，又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看中，聘为营销策划人员。2004年底，被公司派驻四川乐山，负责一个楼盘的营销策划。他刚到乐山，出于对新环境的了解，加之营销策划的需要，便买书来系统了解乐山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乐山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。2007年7月，他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武汉大学“重走西迁路”采访团来到乐山的报道，大吃一惊，开始关注这段历史。此后，张在军寻访武大西迁往事在乐山传为佳话。2009年11月，乐山广播电视报记者张成忠采访了张在军。

记者问：《花香笔不香》的第二编为《珞珈岁月》，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办学的文史掌故。据说你接下来还将对此作相当的研究。请问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？

张在军：首先是两地情。湖北是我的家乡，乐山是我所钟爱的城市。来乐之后，读到很多武大名人撰写的关于乐山的文章，方才晓得有这段历史，而且乐山对此的挖掘和研究并不多，于是愈发好奇。其次是对乐山感到惋惜，因为乐山并没有珍视和保护这份文化遗产。我今年国庆去了宜宾李庄，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那儿办学六年，拥有梁思成、童第周等名人资源。对此，宜宾人相当重视，利用得也比较好，很多本地人、外地人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。反观乐山，武大在乐山办学长达八年，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远高于同济大学在李庄。但遗憾的是，乐山人没有挖掘和利用，这与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不相符。并且，乐山的文史学者也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。基于此，我想尽自己所能，略尽绵薄之

力,为乐山挖掘这份文化遗产。(据《乐山广播电视报》2009年11月26日)

2011年,又有记者采访他,问道:“你既不是乐山人,也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,为什么会关注这段历史?”他回答说:“2009年我到宜宾李庄旅游得知,1940年,同济大学、中央研究院等高等学府、科研机构也曾迁驻李庄。六年间,李庄为学者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,给战时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养分。李庄由此被称为‘中国文化的折射点、民族精神的涵养地’。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各类专著有近十种。这让我不由想起乐山。抗战时期,乐山同样大师云集,仅武汉大学就有高水准教授一二百人。但是乐山至今没有一本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书,并且当年武大校舍遗址也寥寥无几、教授故居荡然无存。所以,我决心整理这段极其珍贵、几乎被湮没的历史。”(据陈四四《大师们的乐山往事》)

一个身处异地的儒商,为何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?张在军曾说:“事实上,我的确是把乐山当成自己的故乡,也把自己当成武大人,怀着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敬畏情怀,去挖掘、去抢救这段被湮没的历史。美国人易社强写出了‘迄今最佳联大校史’,我这个‘异乡人’要用自己的视角写一部‘尚佳’的武大抗战史。”为了写好武大抗战史,他曾遍访联络武大校友,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;工作之余,搜遍网站,凡是与乐山、武大有关系的书刊,倾囊采购。武大乐山校友、文史专家唐长寿说他“是个‘书虫’,他买书成瘾,每月四五百元送给了书店毫不心疼。买来的书不是作装饰品——如当今某些款爷那样,而是正儿八经地翻读”。

大凡是“书虫”的人都爱较真。当初以写杂文为主的他,对乐山及武大的文史资料不实之词极其较真,《花香笔不香》共录其文七十余篇,大都是考证和与名家较真的文章,仅纠正名家对武大人的不实之词就达七八篇。武大乐山史对他既充满诱惑,又特别艰巨。他毕竟以房地产营销为稻粱谋,工作压力大,空闲时间少,且远离家人,下班后还得自

己买菜做饭洗衣服。每当身心疲惫之时，一想起当年武大教授朱东润、吴其昌等是在怎样的条件环境下写作，他的劲头又来了。可以说，大师们的感动，贯穿了从资料搜集到执笔写作的全过程，大师们的激励，使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自选课题。

2013年6月25日

（本文作者系原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、武大校史专家）

目 录

序言 一部鲜活的武大乐山史 徐正榜 / 001

楔子 一个该用红墨水记的日子 / 001

第一章 四千里路云和月 / 004

一、“你想学开枪杀敌到军校去!” / 004

二、“蜀之胜曰嘉州” / 008

三、七百师生西游记 / 013

四、迢迢道路通乐山 / 018

第二章 乐山文庙与武大本部 / 025

一、老霄顶脚下的文庙 / 025

二、破庙里响起弦歌之声 / 030

三、战时一流的图书馆 / 036

四、名士云集的大礼堂 / 042

第三章 学校的“长字号”人物 / 046

一、流亡校长：“一代完人”王星拱 / 047

二、教务长：美学大师朱光潜 / 056

三、训导长：辛亥元老赵师梅 / 066

第四章 是是非非文学院 / 074

一、文人动武与辞职风波 / 076



- 二、旧派“台柱子”：刘博平和刘永济 / 081
- 三、新派“局外人”：苏雪林和叶圣陶 / 087
- 四、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：朱东润 / 097
- 五、好说“闲话”的陈西滢 / 100
- 六、“最有成就的西洋文学女教授”：袁昌英 / 106
- 七、“东方的黑格尔”：张颐 / 111
- 八、吴其昌：教授当死于讲堂 / 116

第五章 “湘军的老营”法学院 / 121

- 一、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：杨端六 / 123
- 二、海牙国际法院的中国大法官 / 129

第六章 堪比西南联大的理学院 / 137

- 一、李约瑟的嘉定之行 / 137
- 二、大渡河边，发现中华桃花水母 / 142
- 三、东方数学奇才李国平的师生恋 / 145
- 四、中国的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 / 149

第七章 西湖塘与工学院 / 156

- 一、结构力学的一代宗师：俞忽 / 158
- 二、客死乐山的舰艇专家：郭霖 / 161
- 三、娶了苏雪林，他孤凄一世 / 166
- 四、实习工厂，让冯玉祥开眼界 / 171

第八章 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 / 178

- 一、破屋漏雨，打伞写稿 / 178
- 二、校长养猪，教授种菜 / 190
- 三、点检行囊鬻旧衣 / 195
- 四、日寇的“恩赐” / 200
- 五、“偏又容易被病抓住” / 206
- 六、伟大的“地马” / 214
- 七、风雨“故人”来 / 219

八、“鲶鱼肚子”没有了 / 222

第九章 莘莘丘九,弦歌不辍 / 229

- 一、住“黑宫”,走“白宫” / 229
- 二、打工兼差与遥领贷金 / 240
- 三、“八宝饭”填不饱“五脏庙” / 243
- 四、一碗喝到夕阳西 / 249
- 五、参加远征军,为史迪威当翻译 / 255
- 六、粉墨登场,吹拉弹唱 / 260
- 七、课堂外的课堂 / 265

第十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/ 273

- 一、沙发上的难忘一夜 / 273
- 二、周鲠生上任后的难题 / 275
- 三、“孤家寡人”的“一品锅” / 279
- 四、货船从漩涡中脱险 / 282
- 五、回到珞珈,喜极而涕 / 285

附录 二十七名院士的摇篮 / 291

- 一、乐山武大就读过的院士 / 292
- 二、乐山武大执教过的院士 / 294
- 三、乐山武大生活过的院士 / 295

后记 / 296

楔子

一个该用红墨水记的日子

1945年8月10日。用杨静远的话说，这是一个“该用红墨水记”的日子。

那天夜晚，刚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杨静远，正在乐山城陕西街家中伏案静读，忽然听得外面小孩子叫嚷声。有点奇怪，也没有怎么在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杨静远的父亲、武大新上任的代理教务长、经济系教授杨端六回来，还没进家门就听见他兴奋的声音：“好消息哟！顶好的消息：日本投降了！”

与此同时，外面爆竹声大作，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。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的情绪，一下奔放地冲上来。那一处接一处的爆竹声，夹着孩子们的叫喊声。

杨静远的母亲、平日很少外出的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，叫上住在同一栋楼的中文系教授苏雪林，一股子劲地喊着要上街看看。她们拉上杨静远、还有十多岁的杨弘远，很快就汇入到游行的人海中去。苏雪林高举着用床单做成的火把，跑在前头，狂呼不已。

大家尽情地欢呼、歌唱，绕着乐山城走了一圈又一圈，一直到子夜，人们才慢慢地散去。

也是这个夜晚。武大文学院学生张守恭和一帮同学，正在嘉乐门



边兴发街第五宿舍“黑宫”里晚自修，忽听门口有一位同学大喊：“日本投降了！”

这一声好似一阵春雷，顿时满室欢呼，张守恭不禁把书一抛，不顾一切地冲出大门，奔上街头。一面狂奔，一面直起嗓子大喊大叫：“日军投降啦！”“我们胜利啦！”“我们要回家啦！”当然，不只是他一个人在疯狂叫，有些同学兴奋得忘乎所以，简直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。

他们就这样在昏暗中不知跑过几条街道，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，锣鼓声、鞭炮声四起，乐山各机关、群众游行庆祝的队伍出来了，可是他们已经声嘶力竭，再也不能跑了，只好蹒跚着回到宿舍。

张守恭好想丢弃一切，乘舟东下，能够一夜之间回到家乡，叩见爹娘。可那时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，千千万万流入入川的“下江佬”，谁不想早日还乡？哪有这许多的车船？交通拥挤情景，可想而知。没奈何，只得耐着性子，重新收拾起书本。

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，乐山当地出版的《诚报》第3版报道——

[本报讯]昨日午后八时许，本报已获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，并发行号外。同时，武大力讯社以鞭炮燃放为先导，沿街高呼“日本业已无条件投降”。本市市民闻此喜讯，皆纷纷自动购买鞭炮燃放，以示庆祝。同时复有多数外省籍同胞，相见之下互相告述，拥抱狂欢，欢乐情况有不可言喻者。此实抗战八年来最荣幸最快乐之一日也。

[狂欢拾零]昨晚九时许，传出倭寇无条件投降消息后，二十分钟内整个市面掀起欢跃升腾的狂潮，万千市民皆趋至街道两旁，或商户骑楼窗口，狂放鞭炮，高呼胜利口号。

火炬游行中，驻军某某师^①之军乐队号角齐鸣，倍增热闹。

狂欢中有盟军十余人在人海中奔进跑出，大放火炮，高呼

① 某某师：指国民党九十八师。

“Victory(胜利)”不止。

平日甚少外出之武大女教授袁昌英先生因闻倭寇投降消息，特携其男女公子参加游行行列，状极愉快。苏雪林教授手举火炬，一马当先。

本市火炮店昨晚生意空前兴隆。惟有一店家被某些狂欢者一抢而空，损失约数万元之巨。

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电影队，适前日来乐，该处为庆祝同盟国抗战胜利，特定今晚八时假公园中山堂放映有声时事电影，欢迎市民参观。并闻新记大岷影院今晚亦特别换映古装历史巨片《王宝钏》，以表庆祝。^①

这天上午，在武大校本部文庙前的民主墙上，有人发现了袁昌英教授仿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写的一首庆祝抗战胜利的诗：

户外忽传真胜利，初闻涕泪湿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宜昌向汉阳。^②

八年啦，武大师生，哪一个不像袁教授那样归心似箭，谁个不想念那淼淼东湖、巍巍珞珈……

① 原载《诚报》1945年8月11日3版，转引自周文华主编：《乐山历代文集》，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印，1990年，第374—375页。

② 刘万寅：《在乐山读书时的一点回忆》，《武大校友通讯》2008年第1辑。

第一章

四千里路云和月

一、“你想学开枪杀敌到军校去!”

六十多年后,年届古稀的张肃文^①教授清楚地记得,那个让中华民族暗淡无光的夜晚。那是1937年7月7日,正在读初中的他,听到北平城外的炮声,并不在意。因为他知道北平城外有日本兵经常开炮。谁知道这就是抗战八年的第一天。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,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,从此开始发生了改变。

7月9日,蒋介石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座谈会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一些知名教授等应邀参加。

也就在同日,日本东京“五相会议”^②决定,调遣四十万日军侵华,华北局势急转直下。

① 张肃文(1925—),河北省正定县人。1948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。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53年调至华中工学院(现华中科技大学)。1984年调回武汉大学。历任两校教授、无线电系系主任等职。

② 五相会议:是由日本首相、外相、海相、陆相和藏相于1936年8月7日召开的,会议只读了《基本国策纲要》。其方针就是“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,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,同时也向南海扩展”;“帝国要真正成为东亚的安全势力,为确保此地位,须充实国(转下页)

日寇为了彻底摧毁中国,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,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、长时间、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。7月29日,有个愤怒的日军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:“今天,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。这是一个反日基地。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。”^①于是,日军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。之后,日军部队开进南开,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。南开大学的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。

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。据统计,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,全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,有九十一所遭到破坏,十所遭完全毁坏,二十五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;教职员减少百分之十七,学生减少百分之五十;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(包括校舍、图书、仪器设备)达三千三百六十余万元。顾毓琇说:“此次战争中,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……敌人轰炸破坏,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之目标。”“此项教育机关,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,此项之损失,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”^②。

8月19日,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了《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》的密令。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,他把下列地方列为战区: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青岛;江苏沿京沪、津浦两线各地,沿海地带;山东沿津浦、胶济两线各地,沿海地带;河北沿平汉、平浦两线各地;福建沿海地带;广东汕头附近;绥远、察哈尔;浙江沿沪杭铁路及沿海地带。^③

密令规定,各省市教育厅局如其主管区域辖有战区,应斟酌情况采用以下措置:

一、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,择定若干原有学校,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,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

(接上页)防军备”;“日本要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”。这是第一次具体表明了除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外,还要向南亚扩张的侵略计划。

① 易社强著,饶佳荣译: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,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,2010年,第13页。

② 相关数据及引文据《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61年,第28—32页。

③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五辑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4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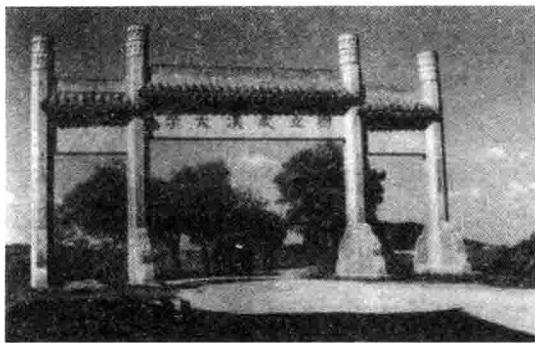
授课之用,不得延误。

二、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,维持课务,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。

三、于战时发生或迫近时,量予迁移。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,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,或暂时附设于他校。

四、暂时停闭。^①

9月21日,武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,校长王星拱发表演讲:“我们知识阶级的人们,在平常时期,要注重理智之分析,但在非常时期,要注重情绪之奋发和意志之坚定。我们素来负着介绍近代科学的人们,在平常时期,要注重物质之创制和补充,但是在非常时期,要注重精神的



1937年前后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

锻炼和警惕。我们这一次抗战,有至深且远的意义,有至高无上的价值。民族生存、世界公理及人道,是我们的具体的至善目标。依归至善目标,是我们的义务,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大

学学生,应当做国民的表率。我们应当咬定牙关,撑起脊梁,抱必死之决心,争最后的胜利。我们相信:有志者事竟成,苦心人天不负,国难拔除,民族复兴之光明的旗帜,是树在前途等着我们的!”^②

抗战爆发后,中国的高等教育何去何从?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?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。如果高等教育完全按照老样子办下去,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不远的将来,并把课程转向国防训练方面,要

① 转引自薛毅:《王世杰传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64页。

② 转引自徐正榜等编:《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3年,第183页。

是生存都办不到,中国就不可能谈什么“长治久安”。易社强在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中说:“对骄傲的临大教师来说,这种论断毫无意义。这些牛津、哈佛和索邦大学的博士们对‘战时教育’既缺乏兴趣,又不准备上这方面的课——不论它意味着什么。曾昭抡是唯一的例外。他甚至在战前的化学课上就讲授炸药生产和毒气防护的方法。”^①至于武大的情况,当时校方成立了防护团,电机系主任赵师梅被任命为团长。每逢空袭,别人都躲警报去了,只有他带着防护团员四处巡查,严防有汉奸发信号弹。还有机械系主任郭霖,在抗战爆发后积极设计压机、活性炭炉,由武大工厂较快地制造出钢盔、防毒面具等供前方抗日战士使用;他积极设计,提出了《轻快水雷艇计划书》,请学校转送国民政府海军部,后因海军部荒唐地要他先“自制艇在汉演示”而告终;他还为学生开战时课,如舰艇知识、航空工程等,提高大家的有关知识,以应急需。

武大也有一些学生用“要求实施战时教育”做题目来罢课,来请愿。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在法学院门前对请愿的学生就迎头痛击:“你们说给我听听,什么是战时教育!教育就是教育,你想学开枪杀敌人到军校去,到前线去,不要在这里捣乱,妨碍别人上课。”在大学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背景下,校长王星拱于11月8日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《抗战与教育》专题演讲,认为这些观点虽有道理,但亦有偏之处。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,其中各部分有各部分的机能,各部分有各部分的工作,更重要的是各部分有各部分的责任。我们不能拿这一部分去做那一部分的事情,更不能拿所有部分都去做某一部分的事情。在抗战之中,各种工作都不能停止,大学的特别任务,是专门学识之探求,“我们要维护我们国家之生存,必定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,要近代化我们的国家,必须要有专门的学识。这些专门学识,除了大学以外,是无处可以获得的,大学教育不是替国家装门面,也不是为诸位同学谋地位,是为维护

^① 易社强著,饶佳荣译: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,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9页。